

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”。

说起来,古语里面也有“孤独”这个词儿,但主要指的是客观状态,而不像现在这样倾向于心理感受。因此,上面李白说的“寂寞”,理应包括孤独感在内。也就是说,古来圣贤大部分都是寂寞和孤独的。

李白是不是圣贤另当别论,且看他的孤独:“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”“金樽清酒斗十千,玉盘珍馐直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,拔剑四顾心茫然”(《行路难其二/其一》)。你看,这态度是何等恃才傲物愤世嫉俗,一种笑傲王侯报国无门的孤独。即使偶尔影影自怜,也写得上天入地不可一世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(《敬亭山》)“鸡聚族以争食,凤孤飞而无邻。”(《鸣皋歌送岑徵君》)后两句简直有了孩子气:你们这些鸡聚在一起只知道争吃争喝,我李白所以孤孤单单老哥一个,是

因为我是凤凰,独自翱翔的凤凰!李白的大前辈屈原就更孤独了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……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”——是同流合污,还是清白自守,是一起喝得昏天黑地,还是甘于粗茶淡饭保持清醒?屈原断然选择了后者。“国无人莫我知兮,又何怀乎故都?”全国下一个知音也没有,真是孤独到了极点!一种悲壮、崇高的孤独。陈子昂的孤独更是尽

人皆知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(《登幽州台歌》)一种气势恢宏、震惊千古的孤独。每次读之,无不唏嘘不已,感慨莫名。

相比之下,杜甫的孤独是那么深切和悠长。“孤雁不饮啄,飞鸣声念群。谁怜一片影,相失万里云。”(《孤雁》)“江汉思归客,乾

古人与今人

林少华



杜甫

《登岳阳楼》,尤其让人泪目:“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,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。”这是晚年杜甫的孤独,一种彻里彻外、身心俱孤的孤独。颠沛流离,居无定所,亲朋尽断,病卧孤舟。虽病卧孤舟,而又心忧天下,凭栏北望,泪下如雨。孤雁、孤舟、孤舟,怎一个“孤”字了得!

再看辛弃疾的孤独。“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,把吴钩看了,栏杆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。”日影西斜,孤雁高飞,提剑登楼,哪怕一遍遍把栏杆拍遍,也无人知其心里想的什么。“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而今,“休去倚危栏,斜阳正在、烟柳断肠处。”落日,斜阳,断鸿,断肠,拍栏,倚栏,无不是负面意象和举止,却丝毫不见患得

患失的优柔寡断,鼓涌而来的只有壮志难酬的激越和悲凉。是的,辛弃疾很孤独。而孤独也是大丈夫的孤独,英杰的孤独,国士的孤独,弥天盈地的大孤独。

那么我们今人的孤独呢?从古人的眼光看来,今人应该不孤独才是。喏,电脑界面变幻莫测,手机荧屏五彩缤纷,大街小巷人如潮涌,餐馆酒吧笑脸相迎。就连乘个电梯也有温柔的女中音提醒你“亲,电梯正在下降,一楼到了”。然而孤独照样存在。不是吗,哪怕你头上插十朵玫瑰或脑门儿多出一只眼睛,也没人多瞧你一眼;哪怕你再慷慨激昂义正词严,在网上也可能受到围攻;哪怕你再热心地诉说今天在单位的“遭遇”,家人也照样抱着手机不放……

然而必须说,这既是今人的孤独,又是现代人的宠幸——奢侈的孤独?孤独的奢侈?而此刻我更想知道的是,今人古人谁更孤独?

没有想过在福建秦宁大金湖畔,我见到了赤壁。

关于赤壁,古人有太多的故事,太多的诗词赋,李白的,杜牧的,甚至还有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薛宝琴的。苏东坡《赤壁怀古》尤为脍炙人口,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太多的名句为古今传诵。东坡老人写的是黄州赤壁,他没有去过三国赤壁之战的地方,当然也没来过福建大金湖的赤壁。

苏东坡没来过的大金湖赤壁,我来了。那是2021年10月,我不是为怀古,只是为寻茶。秦宁的丹霞地貌赤壁之间也种茶。

抵达三明的第一个夜晚是在秦宁尚书第度过的。茶友江太生知道我要寻茶,专门叫来他的老同

学、秦宁农业局的高级农艺师黄颜明。黄颜明近些年一直以“科技特派员”的身份忙于在基层指导茶企工作,助力“茶香金湖”的建设。

第二天黄颜明带我们

赤壁茶香

楼耀福

去大金湖畔的境元世外茶园。大金湖国家地质公园是著名的5A级景区,千岩万壑,湖中有山、山中有湖,山环水、水绕山,山光水色交相辉映,气势磅礴,蔚为壮观,水上丹霞独具魅力。丹霞地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“秦宁世界地质公园”。境元世外茶园群山相伴,草木为邻,茶与景互为交融。生态化的管理和景观化的改

虾人,晚上他用小半碗盐水产虾过半斤老酒。他的孙女比我大四岁,已读小学三年级,红扑扑的鹅蛋脸略粗糙,农活和家务都能帮上手了。有一天艳阳高照,小姐姐在院子里支起三根短竹竿,搁了一张竹匾晒陈年谷子。她爹是大队会计,接到通知去公社开两天半会,按规定要交三斤谷子充当伙食。小姐姐说得自然平淡,在我眼里却是新事物。

为提防麻雀来吃谷,她就坐在屋檐下看守,又拖住我讲鬼故事。光天白日的鬼故事吓啥吓人,再加上小姐姐噘头不足,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,起身去逗弄小鸡小鸭,冷不防一只黄鼠狼从柴堆里蹿出,吓得我仰面跌倒,连带着将竹匾掀翻,金灿灿的谷子撒了一地。将落进石板缝里的谷子挑出来,可要费一番手脚啦。好,七大姨八大姑都来责备我,妈妈也来了,不由分说一顿打,我很配合,夸张地干呕,小姐姐满脸通红低下了头。

当天傍晚,三公公推开我家大门,提来一条正在扇动腮帮子的鳊鱼:“我平常只钓虾不钓鱼,今天怪了,它自己咬了钩,那就不客气啦。喏,给大生哥(大生是我爷爷的乳名)补补身体。”又摸摸我的屁股,“今天闯祸哉,哈哈,明朝给你拗只钩子,一道去钓虾好不好?”我看妈妈,不敢答应。当晚妈妈葱结姜片地蒸了这条鱼,夹了一条背脊肉给我吃,想不到鳊鱼的肉质这么细腻而且鲜美!而此前我只吃带鱼,连鲫鱼也认为刺多而不敢下嘴。

几天后我跟妈妈去镇上买东西,看到河边有人用草绳系着两条刚出水的鳊鱼,但无人问价。关帝庙前倒有一株桃花开得正艳,树下有个男人摆起地摊,糙米饭装在铁小钵斗里,饭尖顶着一撮霉干菜,几个路人就这么站着狼吞虎咽。等我长大后才知道,那一年,江南农村正从最困难的光景中走出来。

十日谈

人间有味

责编:殷健灵

蚬子炒韭芽,蚬子炒鸡蛋,蚬子烧豆腐,这季节,腌菜蕪已成,放蚬子烧,酸爽无比。其吃法不一而足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昆曲发源地千灯 (水彩画) 周宪法

编者按:春天,除了复苏的美景、蓬勃的生气,还有大自然恩赐的鲜美味道。山河田野中的新鲜食材争相露头,各地也都有巧手制作的属于春天的食物。那些食物或许你正享用,或许存于记忆里,和春天的味道连在一起的,大概还有人情与故乡。今起请看一组《人间有味》。

桃红李白,惠风和畅,时蔬郁郁清嘉。倘若春雨初歇,落花无意,池里的鱼儿也会耐不住寂寞,奋然跃出水面,激起层层涟漪。

三月中旬与朋友去杭州临平采风,在农家饭店吃了一盘油焖笋,无筋无渣,鲜香无比。老板说,这黄泥拱是一大早从山上挖来的。不过我们点的一盘咸菜土步鱼有点遗憾,土步鱼过于迷你,长不及三寸,只能从鱼汤中意会一下了。

杭州人口中的土步鱼即为塘鳢鱼,头大眼小鳞细,脑壳坚硬,体呈紫黑,间以黄黑斑点,相貌凶猛。三五条塘鳢鱼,浓墨勾勒,浓墨渲染,再配一枝斜旁逸出的桃花,就是一堂春色。

上海人也是塘鳢鱼的忠粉,小菜场偶尔也有,如今卖到150元一斤。家常做法是红烧,加点雪里蕪咸菜;或者与笋片、豆腐共煮,汤色乳白,其味不输河豚。

我在苏州吴江宾馆吃过一款糟熘塘片,舌尖一接触嫩滑鲜美的鱼肉,不由得微微颤动起来,滑入喉咙时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。

桃花流水鳊鱼肥。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将江南的美定格在桃花、白鹭和鳊鱼上了,所以全家老小分享一条清蒸鳊鱼也是上海人打开春天的模式。当然,外脆里松酸甜口的松鼠鳊鱼更讨人喜欢,而瓜姜鳊鱼丝一直是厨师考级实操的一道坎。

近年来我对清蒸鳊鱼甚至火炙鳊鱼兴趣不大,也许是水产养殖的规模扩大,导致了鱼肉鲜嫩度的下降。在扼腕叹息时,我倍加怀念启蒙我味觉审美的第一条鳊鱼。

那是在我总角之年,跟妈妈回到故乡绍兴探望缠绵病榻的祖父,沈家老台门的最后一进便是我们家。门外有一条河,一座梁式石桥,老台门里的三公公经常在桥下钓虾,就像丰子恺在《吃酒》一文中写到的钓

——
在厨房发现了这只米粒大小的甲虫。我想:它会不会就是米虫呢?以前,我家的大米里长过这种虫子(绿豆里也长过)。

我把它收纳进养金铃子的小盒子里了。我想近距离地观察它。它长着硬壳的黑翅膀,两头尖尖的。它爬行的姿态很美,总是绕着圈子前行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一圈一圈地走路,好像在东张西望地寻找谁。我在想:会不会我这养小虫子的黑木盒子太讲究,底板是象牙白的颜色,走路太滑?我这样一想,反而觉得没意思了。

它本应当转圈儿走路。这小盒子,两寸见方,养一只米虫,太空旷。我想,它应当有个伴儿。于是,我直奔厨房的米缸,想在那里再找几只米虫。我翻腾了个底儿朝天,硬是没找到一只。

我太失望了。我此时的心情,想还真可笑,平时,就怕米里生虫,现在反而盼望米生虫。因为要给米虫找个伴儿,虫子变得比大米重要,痴迷,可笑!

由于找不到虫子,就抓一小把大米,放进了小盒子里。有大米陪着米虫,饿不死了。这大米可是好大米,颗粒饱满,羊脂般的白,滋润透亮。黑色的米虫,有白色的大米陪着,米虫在大米间穿来穿去。黑白相映,很是有趣。



米虫

自从米虫身边围绕着雪白的大米,它也变得活跃起来了。它有时从大米里钻出来,在米粒上走来走去;有时从这里钻进米里,潜伏片刻,又从那端钻出来,出出进进,躲躲藏藏,玩得极有兴致。

有时候,我想单独清晰地观察米虫,我就把小盒子倾斜一下,大米就滑落到盒子的一侧,米虫就从米粒里凸现出来,开始在空旷的盒子里,转着圈儿走起来,就像模特儿走台步,那样子很美。有时候,走着走着,不知怎的,就侧翻倒地,仰面躺下了。它想翻过身来,先是六只脚在空中乱抓乱挠。它什么也抓挠不住,就仰面躺着,支起身体,把翅膀张开,用力扇动,使身体贴着地面向前滑行,滑到米粒处,它就倚附着翻过身来,继续走来走去。小小米虫,真是聪明!

三
不知不觉间,过去三四天了,米虫依然活得很自在。它从米间爬出爬进,在米堆爬上爬下。有时站不稳了,它就张开翅膀平衡身体,继续在米上行走。

我在想,这小小的米虫,怎么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。这些天以来,除了这些米粒儿,任何别的吃的都没有,没菜叶,没水,我也没见过它吃米粒儿。它不吃不喝,依旧活得生机勃勃,就凭这一点,我就挺佩服它。

米虫就靠吃米维持生命。听说它把米粒儿吃空以后,就把卵产在空壳里,等待着下一代米虫的孵化,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。

我盼望着,在我这只小木盒里,它能做完那些养育后代的工作吗?

于大金湖赤壁四周是满目茶绿。好山好水出好茶,生长在赤壁丹崖,山水环抱中的茶,我想应该是有独特风味的。

我们坐在湖畔,面对赤壁喝一壶“赤壁肉桂”,这滋味也许与在别处喝不尽相同。在这里有一种情景交融之感,不经意中又会低吟东坡先生“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”的词句来。和江太生、黄颜明等围坐茶席,虽无羽扇

纶巾,却有谈笑风生。不远处,又见樱花盛开,粉红色一片。正是深秋,这个季节樱花也开花,可谓“花开二度”。据说一年能两次开花的樱花品种比较耐寒,花如此,人又何尝不是呢?我们虽已不年轻,但是因为茶,何尝不想再雄姿勃发一回呢?



闻闻味道也好(外二则)

詹政伟

不懂收藏,却喜欢老物件。

喜欢老物件在于它们能唤醒过往的一点一滴。

存在记忆里的过往往往是靠不住的,容易虚构和混淆,只有老物件才能用真实的细节告诉你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,给了你充分想象的余地。

有时候,想象让我们能过上一点美妙的生活。

所以很多时候,我愿意去闻闻老物件,让它别致的味道冲击一下我的鼻尖。我愿意相信,味道是真实的。

机场

机场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,令人着迷并流连忘返,它机构庞大、复杂却又精密,外表看似冷冰冰的,一点都不显山露水,就那么沉默地挺立着,一旦进入到内里,却发现它其实有着那么

多的离别与重逢,忧伤与欢喜、缠绵和孤独……

似乎只有在这种场合,你才会发现,世界在流动,时光在飞驰。

无数的来来往往,产生新的希望和期冀。难怪有无数文艺作品,都热衷于把它作为道具,演绎着它叫人迷惑的方方面面。

鸟叫声

鸟叫了,就开始了新的一天。人们才不管是什么鸟,只要是鸟就行了,当然,还得是会叫的鸟。还有一点,也请注意,鸟叫得有时间段。因为白天鸟叫得再响,人往往也是忽略不计的,你叫也是白叫。

鸟也知道讨好人类,通常在早晨时、黄昏时叫得最欢。这两个时间段,人有足够的耐心,享受生活的美好。